

第二回 負笈探奇不憚山山還水水 逢人話舊忽驚妹妹拜哥哥

詞云：

隨地求才，逢花問色，一才一色何曾得。無端說出舊行藏，忽然透出真消息。他但聞名，我原不識，這番相見真難測。莫驚莫怪英疑猜，大都還是紅絲力。

（踏莎行）

雙星一路來，因奉母命，將父親的同門錄帶在囊中，遂到處查訪幾年家去拜望。誰知人情世態，十分冷淡，最殷勤的款留一茶一飯足矣，還有推事不相見的。雙星付之一笑。及到了山陰會稽地方，不勝歡喜，要去遊覽一番。遂不問年家，竟叫青雲、野朗去尋下處。

二人去尋了半日，沒有潔淨的所在，祇有一個古寺，二人遂走進寺中，尋見寺僧說知。寺僧聽見二人說是四川雙侍郎的公子，今來遊學，要借寺中歇宿，便不敢怠慢，連忙應承。隨即穿了袈裟，帶上毘盧大帽，走出山門，躬身迎接道：「山僧不知公子遠來，有失迎迓勿罪。」遂一路迎請雙星入去。

雙星到了山門，細看匾額上是惠度禪林。到了大殿，先參禮如來，然後與寺僧相見。相見過，因說道：「學生巴蜀，特慕西陵遺跡，不辭遠涉而來，一時未得地主，特造上剎，欲賃求半榻以容膝，房金如例。」寺僧連忙打恭道：「公子乃名流紳裔，為愛清幽，探奇尋趣，真文人高雅之懷。小僧自愧年深蕭寺，傾圮頽垣，不堪以榻陳蕃。既蒙公子不棄，小僧敢不領命。」

不一時，送上茶來。雙星因問道：「老師法號，敢求見教。」寺僧道：「小僧法名靜遠。」雙星道：「原來是靜老師。」因又問道：「方纔學生步臨溪口，適見此山青巒秀色，環繞寺門，不知此山何名？此寺起於何代？乞靜老師指示。」靜遠道：「此山舊名剡山。相傳秦始皇東遊時，望見此中有王氣，因鑿斷以泄地脈，後又改名鹿胎山。」雙星道：「既名剡山，為何又名鹿胎？寺名惠度，又是何義？」靜遠道：「有個緣故。此寺乃小僧二百四十六代先師所建，當時先師姓陳，名惠度，中年棄文就武。一日獵於此山，適見一鹿走過，先師彎弓射中鹿腹。不期此鹿腹中有孕，被箭傷胎，逃入山中，產了小鹿。先師不捨，趕入山追尋，祇見那母鹿見有人來，忽作悲鳴之狀。先師走至鹿所，不去驚他，那母鹿見小鹿受傷，將舌舔小鹿傷處。不期小鹿傷重，隨舔而死。那母鹿見了，哀叫悲號，亦即跳死。先師見了，不勝追悔，遂將二鹿埋葬，隨即披剃為僧，一心向佛，後來成了正果。因建此寺，遂名惠度寺。」雙星道：「原來有這些出處。」

遂又問這些遠近古跡，靜遠俱對答如流。雙星大喜，因想道：「果然浙人出言不俗，縉流亦是如此。」靜遠遂起身邀公子委委曲曲，到三間雪洞般的小禪房中來。雙星進去一看，果然幽雅潔淨，床帳俱全。因笑對靜遠道：「學生今日得一佛印矣。」靜遠笑道：「公子實過坡公，小僧不敢居也。」青雲、野鶴因將行李安頓，自出去了。

不一時，小沙彌送上茶點，靜遠與雙公子二人談得甚是投機，雙星歡然住下歇宿不題。

到了次日，雙星著野鶴看守行李，自帶了青雲，終日到那行雲流水，曲徑郊原，恣意去領略那山水趣味。

忽一日行到千岩競秀、萬壑爭流、古木參天之處，忽見一帶居民，在山環水抱之中，十分得地。雙星入去，見村落茂盛，又見往來之人，徐行緩步，舉動斯文，不勝稱羨。暗想道：「此處必人傑地靈，不然，亦有隱逸高士在內。」因問里人道：「借問老哥，此處是甚麼地方？」那人道：「這位相公，想是別處人，到此遊覽古跡的了。此處地名‘筆花墅’，內有‘夢筆橋’，相傳是江淹的古跡，故此為名。內有王羲之的‘墨池’，范仲淹的‘清白堂’，又有‘越王臺’、‘蓬萊閣’、‘曹娥碑’、‘嚴光墓’，還有許多的勝跡，一時也說不盡，相公就在這邊住上整年，也是不厭的。」雙星聽見這人說出許多名勝的所在，不勝大喜，遂同青雲慢慢的依著曲徑，沿著小河而來。

正是：

關關雎鳩在河洲，草草花花盡好逑。

天意不知何所在，忽牽一縷到溪頭。

卻說這地方，有一大老，姓江名章，字鑿湖，是江淹二十代的玄孫，祖居於此。這江章少年登第，為官二十餘年，曾做過少師。他因子嗣艱難，宦途無興。江章又慮官高多險，急流勇退。到了四十七歲上，遂乞休致仕，同夫人山氏回家，優遊林下，要算做一位明哲保身之人了。

在朝為官時，山氏夫人一夜忽得一夢，夢入天宮，仙女賜珠一粒，江夫人拜而受之，因而有孕。到了十月滿足，江夫人生下一個女兒。使侍妾報知老爺，江章大喜。因夫人夢得珠而生，遂取名蕊珠，欲比花蕊夫人之才色。這蕊珠小姐到了六、七歲時，容光如洗，聰慧非凡。江章夫妻，視為掌上之珠，與兒子一般，竟不作女兒看待。後歸，閒居林下，便終日教訓女兒為事。

這蕊珠小姐，一教即知。到了十一、二歲，連文章俱做得可觀，至於詩詞，出口皆有驚人句。江章對夫人常說道：「若當今開女科試才，我孩兒必取狀元，惜乎非是男兒。」江夫人道：「有女如此，生男也未必勝他。」這蕊珠小姐十三歲，長成得異樣嬌姿，風流堪畫。江章見他長成，每每留心擇婿，必欲得才子配之方快。然一時不能有中意之人，就有縉紳之家，聞知他蕊珠小姐才多貌美，往往央媒求聘，江章見人家子弟，不過是膏粱紈袴之流，俱不肯應承。

這年蕊珠小姐已十四歲了，真是工容俱備，德性幽閒。江章、夫人愛他，遂將那萬卉園中拂雲樓收拾與小姐為臥室。又見他喜於書史，遂將各種書籍堆積其中。因此，樓上有看不盡的詩書，園中有玩不了的景致。又有兩個侍妾，一名若霞，一名彩雲，各有姿色，惟彩雲為最，蕊珠小姐甚是喜他。小姐在這拂雲樓上，終日吟哦弄筆，到了繡倦時，便同彩雲、若霞下樓進園看花玩柳，見景即便題詩，故此園亭四壁，俱有小姐的題詠在上。這蕊珠小姐，真是綺羅隊裏，錦繡叢中長成過日，受盡了人間洞府之福，享盡了宰相人家之榮，若不是神仙天眷，也消受不起。

且說這日江章閒暇無事，帶領小童，到了蘭渚之上，綠柳垂蔭之下，靈圮橋邊，看那湍流不息。小童忙將繡墩放下，請江章坐了，取過絲綸，釣魚為樂。恰好這日雙星帶著青雲，依著曲徑盤旋。又沿著小河，看那涓涓逝水。走到靈圮橋，忽見一個老者坐著，手執絲綸，端然不動。雙星立在旁邊，細細將那老兒一看，祇見那老者：

半垂白髮半烏頭，自是公卿學隱流。

除去桐江兼渭水，有誰能具此綸鉤。

雙星看了，不免駭然驚喜道：「此老相貌不凡，形容蒼古，必是一位用世之大隱君子，不可錯過。」因將巾幘衣服一整，緩步上前，到了這老者身後，低低說道：「老先生釣鰲巨手，為何移情於此巨口之細鱗，無亦仿蹈海之遺意乎？」

那老者看見水中微動，有魚戲鉤，正在出神之際，忽聽見有人與他說話，忙抬頭一看，祇見是一個儒雅翩翩少年秀士，再將他細細看來，但見：

亭亭落落又翩翩，貌近風流文近顛。

若問少年誰得似，依稀張緒是當年。

老者看見他人物秀美，出口不俗，行動安詳，不勝起敬，因放下絲綸，與他施禮。禮畢，即命小童移過小杌，請他坐下，笑著說道：「老夫年邁，已破浮雲。今日午夢初回，借此適意，然意不在得魚耳，何敢當足下過譽？」雙星道：「魚愛香餌，人貪厚爵。今老先生看透機關，借此遊戲，非高蹈而何？」江章笑道：「這種機關，祇可在功成名遂之後而為。吾觀足下，英英俊顏，前程遠大，因何不事芸窗，奔走道路，且負劍攜琴，而放誕於山水之間，不知何故？然而足下聲音非東南吉士，家鄉姓名，乞細一言，萬勿隱晦。」

雙星見問，忙打一恭道：「小子雙星，祖籍西川。先君官拜春卿，不幸早逝。幼失庭趨，自愧才疏學陋，雖拾一芹，卻恨偏隅乏友，磋琢無人，故負笈東南，尋師問難，寸光虛度，今年十九矣。」那老者聽見雙星說出姓名家鄉，不覺大驚道：「這等說來，莫非令尊台諱佳文麼？」雙星忙應道：「正是。」那老者聽了大喜，忙捻著白鬚笑嘻嘻說道：「大奇，大奇，我還疑是誰家美少年，原來就是我雙同年結義之子。十餘年來，音信杳然。我祇認大海萍蹤，無處可覓，不期今日無心恰恰遇著，真是奇逢了。」雙星聽了，也驚喜道：「先君棄世太早，小侄年幼，向日通家世誼，漠然不知。不知老年伯，是何台鼎？敢乞示明，以便登堂展拜。」

那老者道：「老夫姓江名章，字鑿湖，祖居於此。向年公車燕地，已落孫山，不欲來家，遂築室於香山，潛心肄業，得遇令先尊，同志揣摩，抵足連宵，風雨無間。又蒙不棄，八拜訂交，情真手足。幸喜下年春榜，我二人皆得高標。在京同官數載，朝夕盤桓。這年育麟賢侄，同官慶賀，老夫亦在其中。因令堂夢太白入懷，故命名為星。將及三周，又蒙令先尊念我無子，又使汝拜我老夫為義父母。朝夕不離，祇思久聚。誰知天道不常，一旦令先尊變故，輓輓子母無依，老夫力助令堂與賢侄扶柩回蜀。我又在京濫職有年，以至少師。因思榮華易散，過隙白駒，祇管戀此烏紗，終無底止。又因後人無繼，祇得懇恩賜歸，消閒物外，又已是數年餘矣。每每思及賢母子，祇因關山杳遠，無便飛鴻，遂失存問。不期吾子少年，成立如斯，真可喜也。然既博青衫，則功名有待，也不必過急。尋師問學，雖亦賢者所為，然遠涉荆湘，朝南暮北，與其尋不識面之師，又不如日近聖賢以圖豁然通貫。今吾子少年簡練，想已久賦桃夭，獲麟振趾，不待言矣。祇不知令尊堂老年嫂別來近日如何？家事如何？還記得臨別時，尚有幼子，今又如何？可為我細言。」

雙星聽了這番始末緣由，不勝感歎道：「原來老伯如此施恩，愚侄一向竟如生於雲霧。蒙問，家慈健飯，託庇粗安。先君宦囊涼薄，然亦無告於人。小侄年雖及壯，實未曾諧琴瑟之歡，意欲有待也。舍弟今亦長成矣。」江章道：「少年室家，人所不免。吾子有待之說，又是何意？」雙星道：「小侄不過望成名耳，故此磋跎，非有他見也。」江章聽了大喜道：「既吾子著意求名，則前程不可知矣。但同是一學，亦不必遠行，且同到我家，與你朝夕討論如何？」雙星道：「得蒙大人肯授心傳，小子實出萬幸。」江章遂攜了雙星，緩步而歸。

正是：

出門原為覓奇緣，驀忽相逢是偶然。

盡道歡然逢故舊，誰知恰是赤繩牽。

江章一路說說笑笑，同著雙星到家。走至廳中，雙星便要請拜見，江章止住，遂帶了雙星同入後堂，來見夫人道：「你一向思念雙家元哥，不期今日忽來此相遇。」夫人聽了又驚又喜道：「我那雙元哥在那裏？」江章因指著雙星道：「這不是。」江夫人忙定睛再看道：「想起當時，元哥還在懷抱，繼名於我。別後數年，不期長成得如此俊秀，我竟認不得了。今日不期而會，真可喜也。」雙星見江老夫妻叫出他的乳名來，知是真情，連忙叫人鋪下紅氈，請二人上坐，雙星納頭八拜道：「雙星不肖，自幼迷失前緣，今日得蒙二大人指明方知。不獨年誼，又蒙結義撫養為子，恩深義重，竟未展晨昏之報，罪若丘山矣！望二大人恕之。」江章與夫人聽了大喜，即著人整治酒肴，與雙公子洗塵。

雙星因問道：「不知二大人膝下，近日是誰侍奉？」江章道：「我自從別來，並未生子。還是在京過繼你這一年，生了一個小女，幸已長成，朝夕相依，到也頗不寂寞。」雙星道：「原來有個妹妹承歡，則辨弦詠雪，自不減斑衣了。」江章微笑道：「他人面前，不便直言，今對不夜，自家兄妹，怎好為客套之言。你妹子聰慧多才，實實可以娛我夫妻之老。」雙星道：「賢妹仙苑明珠，自不同於凡品。」江夫人因接著說道：「既是自家兄妹，何不喚出來拜見哥哥。」江章道：「拜見是免不得的。趁今日無事，就著人喚出來拜見拜見也好。」

江夫人因喚過侍妾彩雲來，說道：「你去拂雲樓，請了小姐出來，與雙公子相見。若小姐不願來，你可說雙公子是自幼過繼老爺為子的，與小姐有兄妹之分，應該相見的。」

彩雲領命，連忙走上拂雲樓來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夫人有命，叫賤妾來請小姐出去，與雙公子相見。」蕊珠小姐聽了，連忙問道：「這雙公子是誰，為何要我去見他？」彩雲道：「這個雙公子是四川人，還是當初老爺夫人在京作官時，與雙侍郎老爺有八拜之交，雙侍郎生了這公子，我老爺夫人愛他，遂繼名在老爺夫人名下。後來公子的父親死了，雙公子止得三歲，同他母親回家，一向也不曉得了，今日老爺偶然在外閒行，不期而遇，說起緣故，請了來家。雙公子拜見過老爺夫人了。這雙公子一表非俗，竟象個女兒般標緻，小姐見時，還認他是個女兒哩。」小姐聽了，半晌道：「原來是他，老爺夫人也時常說他不知如何了。祇是他一個生人，怎好去相見？」彩雲道：「夫人原說道，他是從小拜認為子的，與小姐是兄妹一般，不妨相見。如今老爺夫人坐著立等，請小姐出去拜見。」

小姐聽了，見不能推辭，祇得走近妝臺前，勻梳髮鬢，暗畫雙娥，釵分左右，金鳳當頭。此時初夏的光景，小姐穿著一件柳芽織錦繡紗團花衫兒，外罩了一件玄色堆花比甲，羅裙八幅，又束著五色絲條，上結著佩環，腳下穿著綠白縐紗繡成荷花瓣兒的雙線

褲，微微露出一點紅鞋。於是輕移蓮步，彩雲、若霞在前引導，不一時走近屏門之後，彩雲先走出來，對老爺夫人說道：「小姐請來也。」

此時雙星久已聽見夫人著侍妾去請小姐出來相見，心中也祇道還是向日看見過的這些女子一樣，全不動念。正坐著與夫人說些家事，忽見侍妾走來說小姐來也，雙星忙抬頭一看。祇見小姐尚未走出，早覺得一陣香風，暗暗的送來。又聽見環佩叮噹，那小姐輕雲冉冉的，走出廳來。雙星將小姐定睛一看，祇見這小姐生得：

花不肥，柳不瘦，別樣身材。珠生輝，玉生潤，異人顏色。眉梢橫淡墨，厭春山之太媚；眼角湛文星，笑秋水之無神。體輕盈，而金蓮蹙蹙展花箋；指纖長，而玉筍尖尖籠彩筆。髮縮莊老漆園之烏雲，膚凝學士玉堂之白雪。脂粉全消，獨存閨閣之儒風；詩書久見，時吐才人之文氣。錦心藏美，分明是綠鬢佳人；彤管生花，孰敢認紅顏女子。

雙星忽看見蕊珠小姐如天仙一般走近前來，驚得神魂酥蕩，魄走心馳。暗忖道：「怎的他家有此絕色佳人。」忙立起身來迎接。那小姐先走到父母面前，道了萬福。夫人因指著雙星說道：「這就是我時常所說繼名於我的雙家元哥了。」小姐祇得粉臉低垂，俏身移動，遂在下手立著。雙星連忙謙遜說：「愚兄巴中遠人，賢妹瑤臺仙子，閨苑名姝，本不當趨近。今蒙義父母二大人敘出親情，容雙星以子禮拜見矣。因於賢妹關手足之誼，故不識進退，敢有一拜。」蕊珠小姐低低說道：「小妹閨娃陋質，今日得識長兄，妹之幸也，應當拜識。」二人對拜了四拜。

拜罷，蕊珠小姐就退坐於夫人之旁。雙星此時，心猿意馬，已奔馳不定。欲待尋些言語與小姐交談，卻又奈江老夫妻坐在面前，不敢輕於啟齒，然一片神情已沾戀在蕊珠小姐身上，不暇他顧。江老夫妻又不住的問長問短，雙星口雖答應，祇覺說得沒頭沒緒。蕊珠小姐初見雙星亭亭皎皎，真可稱玉樹臨風，也不禁注目偷看。及坐了半晌，又見雙星出神在己，輾轉徬徨。恐其舉止失措，露出像來，後便難於相見，遂低低的辭了夫人，依舊帶著彩雲、若霞而去。雙星遠遠望見，又不敢留，又不敢送，竟癡默在椅上，一聲不做。

江老見女兒去了，方又說道：「小女且是一個女子，卻喜得留心書史，寓意詩詞，大有男子之風，故我老夫妻竟忘情於子。」雙星因讚道：「千秋祇慕中郎女，百世誰思伯道兒。蕊珠賢妹且無論班姬儒雅，道蘊才情，祇望其林下丰神，世間那更有此寧馨？則二大人之箕裘，又出尋常外矣。」正說不了，家人移桌，擺上酒肴，三人同席而飲。飲完，江章就著人同青雲到惠度寺取回行李，又著人打掃東書院，與雙星安歇做房。雙星到晚，方辭了二人，歸到東書院而來。祇因這一住，有分教：無限春愁愁不了，一腔幽恨恨難窮。不知雙星果是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定情人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